



阿 乙

模 范 青 年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53

模范青年

阿 乙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模范青年 / 阿乙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6
ISBN 978-7-5110-0908-1

I. ①模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6587号

书 名: 模范青年
作 者: 阿 乙

责任编辑: 王 玮 郝付云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 - 68997480 (销售)
010 - 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 - 68998879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 × 1092毫米)
印 张: 3.625
字 数: 48千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908-1
定 价: 1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模范青年

—

我第一次见到周琪源是在警校外的餐馆。在青云谱这条窄街，开着几十家商店、理发店、餐厅、游戏厅、录像厅、台球厅以及卡拉OK厅，黄昏时，老板们走出来，亲切地看着穿草绿色制服、到处游荡的我们，仿佛彼此相识已久。这是让人生疑的地方，我们的父亲毫无疑问表示出忧虑，可他们刚一转身离去，我们便拿着他们给的钱包阔绰地消费。

每个月父亲会汇来四百元，这在当时相当于

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，我有办法解释都用到哪里去了。我曾报名本科自考和驾照考试，要来几千元，但在招生办收钱时，我说：“我想清楚了，还是不报了。”有天，父亲来南昌进货，顺道来警校，在寝室没找到我，便按室友指点来到游戏厅。“你拿我的钱都干了些什么？”他咆哮道。我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来往的同学停下来，看一位穿着大披风的父亲训斥他那已长大成人的儿子。这大披风深蓝色，薄而经磨，一直盖住膝盖，搬运工在搬运化肥时喜欢穿，肩膀处往往留有白渍。我想说：“玩怎么了？玩也是做警察，不玩也是，几年后给你做一个警察就是了。”但最终一声不吭。

学习毫无意义。开学第一堂课老师便说，拿出你们高考时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就可以了。我们问老生，他们说最多只要百分之五十。最终我们有的考试是开卷考的，老师会提前告诉哪里要考，让我们留意。

因此，当循规蹈矩的周琪源走进那间地下室在

放录像的餐厅时，我们感到诧异。我们敞开外衣，解下领带，将一只脚踩在凳上，松松垮垮，而他仪容整齐，还用一根绛红色的大腰带扎紧腰身。他坐下时，双腿并拢，上身笔挺。这是听话的好孩子，也许睡觉时也是笔挺的。“对不起，来晚了。”他说，牙齿像医生一样洁白、齐整。就是这口音让我们明白以后彼此可能的关系——他说普通话，而我们这些来自瑞昌市的老乡则习惯用江淮官话和赣语。这两种方言在不停地融合中变得越来越靠近，最终变成内心相视一笑的东西，我们用它说瑞昌市公安局的可笑事情。他的到来使交谈成本增加，我们觉得身边坐着一只让人不安的猫。

他来自江州造船厂（又名六二一四厂）。在我们那个县级市，这样的三线厂还有新民厂、人民厂、四五九厂，像是上帝投放来的几座孤岛。他们上学、买菜、看病、做爱、造冰棍都在围墙之内，过着北京上海的生活，让我们觉得是天潢贵胄。有时我们也会为他们被钉死在此地而幸灾乐祸。

我们像是被迫被划到一个科目的两种动物，根本不能算是老乡。

他的长相也会轻微灼伤我们。我们会从他细嫩的皮肤、倒三角的肩背想到我们很少涉及的牛肉和牛奶。他有一管高挺的鼻子，灯光在鼻尖和唇角一块制造出美术般神秘的阴影，使他看起来像古希腊雕塑。他既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无论怎么撩拨，都保持一种不会得罪人的微笑。我们决定以后再不找他了。

二

现在想起来，警校三年，周琪源就像雾中的影子，或者一个刚结束的梦，存在过，却想不起来。很多孤独、喜欢自我消化的人都这样。他们是写作者的难题。

学校有两位来自江州造船厂的教师，一个教军事体育，一个教普通体育，因为有打分权，我们喜欢走动，有时还会买些菜去教师宿舍做饭，就像是真的老乡。我从来没在那里见着周琪源，

也许他们更亲近点，不需走动。散打考试时，我对着抽签过来对打的人使眼色，我想只需点到为止彼此便可通过，他点头同意，却将我打趴，还像个真正的拳手那样斜着眼仁看我。同样文弱的周琪源在台上跌跌撞撞，努力执行教师教的技术动作，得到足够有效的分数。他没有向考官投去可怜兮兮的目光。

有时，当夕阳消失于远处的树梢，透过寝室外的栏杆，我能看到周琪源走在通往食堂的过道上。他像修士低着头，提着开水瓶，以一种急促的节奏走过去。他的表情像石尖一样坚硬，脑子沉浸进一种思考。对面的人会为他让路。他符合我对求知者的想象，有一天也许会将糍粑蘸着墨汁吃掉，或者撞到树上。对他来说，走路、吃饭、打开水、如厕都是不得不应付的事情。要是在中学，我会嫉恨这种人，他们总让别人不好活。

因为想找可能的爱情，我会去一下图书馆。在那里，周琪源争分夺秒地抄写笔记，面前摆着一堆专业杂志和参考书——就像贪婪的孩子在面

前垒上最多的食物。他们是他们中队的学习委员，混到这里帮忙，可以将书尽量多地带走。

每逢假期，我们都会感到兴奋。我们迫切想测试制服带来的威力，跑到高速公路拦车，并恶狠狠地搭乘它们回家。有人因此被撞死，或者因拦到省领导的车被开除，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。有一次我们老乡集体上了一辆卡车，风吹拂发丝，我们像坐着冲锋舟在河流里自由穿梭。每当路过一辆车，我都会伸出右手食指，假装它是一根枪管，对着司机瞄准。一位老生打掉它，“万一对方当真了怎么办？”我觉得在理。后来我们看到一辆中巴车里有周琪源。这些中巴车车顶用粗绳绑着一米宽高的货物，塞满各种受生存之苦的人，老骥伏枥，老马识途，行驶极其缓慢。周琪源单手展书，念念有词。我想那些乘客会感到不安。

他有些辱没这身制服。

老生说，在九江市，只要你穿制服上公交车，就会有人让座，你买票，售票员会微笑拒

绝。我们或许应该教给周琪源点什么。但一想到他迟早会走上不同的道路，便懒得兜售这些粗鄙的经验。在学校有一位老师，总是喜欢展示自己原本可当一名武夫的魁梧身材，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我克制成为一名文化精英。

“在这所学校里，每个人都存在两种可能性。”他说。一种是平平淡淡地混过三年，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，到一定年限晋升为二级警司，三十岁左右变成一级警司，最后混到局长的（那意味着整个生涯差不多结束），会是一级警督或者二级警督。“现在你们看看我这里，这是另一种，”我们看着这个年轻教师肩上的警衔，“没有人说你是专科生你就是专科生，我就是通过自学有了本科和硕士文凭。你们即使不同意知识对自身的好处，也应该看看知识所带来的工资和职务上的收益。知识它迟早会散发出它的力量的。”

许多人信誓旦旦，试图走后一条道路，不久便万蚁噬身，半途而废。我们其实每天都盼望放

假，好早早去派出所实习，领一把手铐，逮人。

因为一次凶狠的吵架，我猜测周琪源想留校。在一次实地课上，教师骑着黄绿色三轮摩托绕着跑道示范，那些已在实习时玩过摩托的人指指点点，言辞颇不恭。“你们说谁呢？”周琪源忽然说。大家面面相觑，看着原本脾气很好的他眼露凶光。因为不能习惯这过于认真的表情，同学们和他推推搡搡，差点干起来。这事使周琪源更加孤僻。摩托老师是他的亲叔叔——明白这层关系后，我们觉得他留校应该没什么问题。

三

忽然一天，我们毕业了。在忙乱中，一位熟人问我愿不愿去医学院保卫科，我摇头，那是事业编，不能穿警服。几天之后便后悔不迭，此时学校已空如废寺，满道的黄叶无人打扫，青云谱街的店铺也已关门，偶尔只有一辆公交车疾驰而去。穿白背心的门卫带着他的痴呆儿子将铁门推上，我再也回不去。

我坐着豪华大巴通过南昌八一大桥，看到高耸的双塔像一扇放逐的门；下午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时，大道两边矗立的两栋大楼也像一扇门。我回到潮湿、矮小、灰暗的县城瑞昌，在城市被切割、遮蔽的阳光照在这里绰绰有余。九月份，公安局分配毕业生，我接通知去洪一派出所。我一直不知瑞昌还有洪一这地方，父亲说：“很大，人口很多。”

我在局大院一堆小巧的富奇吉普里找到那辆庞大的仪征车。司机脸上长着红色胎记，正咬着腮帮用起子旋车门螺丝，尔后不停关它，试图关死。当天我们朝县城西边出发，每经过一段油菜花地来到一座小镇，我都以为到了，司机却只是加水。后来它翻上一座海拔千米的大山，汽车力不够时，我跳下去寻找岩石，将后胎顶死。

一共用了两个半小时，我们抵达洪一。相当于从省城到县城。它没有一寸柏油路，因为下雨被车碾过，地面隆起一道道刀子般的土槽。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长的矮屋、一家由

农业户口经手的邮政代办所、一个由汽油桶充当的加油点（每当有人加油，老板便将胶管插进油桶，将汽油吮吸出来，接进油箱）、一家理发店、一张台泥严重缺损的台球桌以及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。据说派出所初创时就在餐馆二楼办公，现在用的是信用社老房，过去办贷款的地方变成户证窗口，银白色的栏杆有时铐一两个低着头的人。

省——市——县——镇——乡——村

晚上九点土街漆黑一团，我躺在床上静听河流哗响，会想到这样的结局。不可能有比村更往下的地方，世界尽头。我在这里谈了两段恋爱，说起来可能只是为了找点事做。其中一次爱上的只是一件来自北京的风衣，她不穿它，她便不再神圣。

一天下午，我独自走向一座山峰。在山顶，我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，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，一些农民拉着牛从路上沉默地回。时光暗沉，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我，我啊，就要和温柔的姑娘在这里生儿育女，生活一辈子

了。我因此泪流满面，赌气式地发誓，现在就出发，去镇，去县。仿佛不过瘾，还要去市，去省城，去沿海，去直辖市，去首都，去纽约。在纽约，高架桥车来车往，街道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像，飞机的影子像鱼儿游过夕阳照射之下的摩天大楼玻璃墙。

此时，周琪源一定待在省城警校，晚上定点睡觉，早上准时醒，精神振作地走向放着各类文件夹的办公室，完成各项指派的任务，闲暇时跷二郎腿，喝好茶，看报。他和所有同事说普通话，就是点头也有这种话才有的生分与庄重——他们在没日没夜地说普通话，而我在没日没夜地喝酒。我和那些在洪一的县城人组成默契的群体，每到傍晚，不用招呼，走向那没有招牌的餐馆。老板早准备好菜肴，他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。

“我要去纽约。”我说。随即出现放浪形骸的笑声。是我在笑，他们跟着笑，最后笑声遥远，像是久远的事。我们低头，坚韧地喝着当地

酿造的谷酒。这种酒后劲大，我们回去，即使躺下睡着，也会被一种欲望催动，找到月光下的菜地，将食指探进咽喉，不停呕吐。我们吃下的全都丑陋，散发着农药那样的腥气。

你们终究会看到自己的遭遇。在警校时，那位老师说。他像上帝掌握太多成败的数据，并依此宣讲真理。现在我们这些糟糕的毕业生再次成为他的证据之一。

四

在洪一待了一年半后，我对爱情表现出不耐烦。而她向一个人告解，后者说：“男人最看重的是面子，你应该让他吃吃醋。”有几天工夫，土街上出现一辆太子摩托，电子打火，无级变速，一个皮肤白净的年轻人骑着它在派出所门口来回奔驰。我坐在门口阴沉地看《参考消息》。女人紧抱着他的腰，头依偎着他背部，看不出来有多幸福，也看不出只是演戏。没几天，我便搭乘仪征车回了县城。

我再没回到洪一。她费劲地解释：“那真的只是我的表弟。”甚至哭起来，我咕哝着一堆自己也听不懂的话，等着挂电话。后来我爱上在县城条管单位上班的一位姑娘，我爱上的不是明亮的眼睛或者性感的嘴唇（她没有），而是她脸上长满我的前途。人们说：“脾气不好你忍着，等结婚后，就听你了。”他们真是过虑。导致这事黄掉的是一场牌局。在那个由她组织的局里，四个追求者（包括我）每张牌都打得勾心斗角。我忍受不下这个。这事让一家人反复嗟叹，直到在外地的哥哥回来，说：“假如有一天你去了九江市，她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问题是他怎么去九江？”姐姐反驳道。

公安局大院在明理巷尽头，有一个圆形操场，靠南是栋三层老楼，一科、二科、三科、户政等科室盘踞于此，靠西是栋三层新楼，行政、财务、纪检等在此办公。指挥室（也就是局办）在西楼一层，一共有三间办公室，我被安排进最小一间。它只有几平，即使白天也开日光灯。窗

外有一堵围墙以及一块粘着垃圾的空地，门外则是阴暗的走廊。房中间摆着两张老办公桌，地上泛着拖把拖过的腥气。

一个人已坐在那里，背靠门，面朝窗（后来我想这个位置的好处是不必总是抬头看走廊上走动的人），低头看红色账本，上边用蓝黑墨水抄写着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。他在背诵它们。“琪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我诧异地问。他笑嘻嘻地，眼睛眯着，跟我一样亲热，“可能他们觉得我文笔还可以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留校了。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

他略微有些愧疚，但并不哀伤。然后他从一卷卫生纸扯下一段，擦拭鼻孔，就像擦拭一件珍贵的机器零件。他擦得那么细致、认真，爱惜鼻子啊。后来每天我都会在纸篓看见一堆像花骨朵的纸团。

一九九七年他就和我们一起分回瑞昌，只不过因为一些事分得晚些，去的是黄金乡。那地方